

升起風帆，拔錨啓航，且讓靈魂，鼓翼而飛。
跳脫仇恨、擁抱敵人、航向深邃。這是一場靈魂的壯遊……

綠王子

——要愛你的仇敵

■ 作者 / 吳蔓玲



■ 莫薩博·哈桑·尤瑟夫

「綠王子」是他在辛貝特（Shin Bet，以色列反情報與國內安全局）工作時的代號。他的真名是莫薩博·哈桑·尤瑟夫（Mosab Hassan Yousef）。說他「綠」，是因為哈馬斯以綠色旗幟代表其組織；而「王子」，則是影射他的血統。他是開創哈瑪斯組織七大元老之一謝克·哈桑·尤瑟夫（Sheik Hassan Yousef）的長子。他是在哈瑪斯組織核心圈中長大的。

心誠意潔

幾年前他在西方國家掀起了大新聞，他不但揭露自己曾為以色列情報局工作，更公開宣佈放棄伊斯蘭信仰，改信基督耶穌。現在的他不畏死亡的威脅，到處揭發伊斯蘭教的問題。他說：「西方國家不明白，反恐戰爭的真正敵人、最大的恐怖分子是可蘭經的神。我知道這樣說很危險，會得罪很多人，但我無意冒犯他人；我要說的是，最大的恐怖分子是可蘭經的阿拉、可蘭經的神、伊斯蘭教的神。」他還說：「伊斯蘭是假宗教，是個謊言，伊斯蘭的神是撒謊者，他稱自己是『詐欺者』（deceiver），而人們天天敬拜他。」要曉得，即使在北美，說這種話可是『政治思想不正確』，會招致各方攻擊，甚至惹來殺身之禍。



儘管他出身特別，生命故事十分戲劇化，但乍聽新聞的我，就像不少西方人士，對他持觀望的保留態度。直到看到他接受第一浸信會雪普牧師（Pastor Jack Schaap）的訪談，才被他對信仰的真誠和高尚的品格給折服。那是2011年七月二十二日，一個七千名青年工作者和青少年參與的特會。訪談結束前，雪普牧師問他：「我們能為你做什麼？」按我的直覺，這種時刻一般人多半會呼籲會眾奉獻金錢，支持自己的事工，更何況他拔根來美國之後，不再有像過去的收入，經濟的需要可想而知。即使他不要求，大會主席也會大聲呼籲大家奉獻金錢支持他。



■ 2006年，哈馬斯創始人之一哈桑·尤瑟夫在約旦河西岸拉馬拉城演講。

然而，他劈頭就說：「我不要你們的錢。我不要把這件事和錢扯在一起，我只要你們支持我所分享的。若你們質疑我所說的，歡迎會後私下找我談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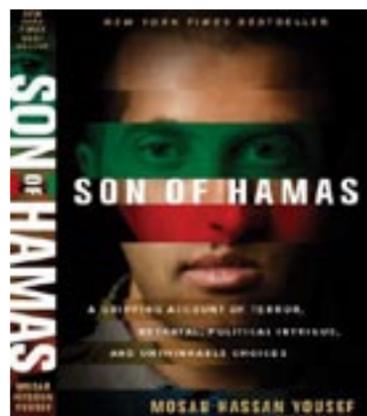
看得出雪普牧師很感動，這種人真少見。牧師說：「那麼我們為你祈禱。」他張口正準備禱告，只見莫薩博急著打斷：「請不要把焦點放在我身上。我要你們專注於主——我們最高的榜樣。我不是英雄。我愚昧無知，什麼都不是，是上帝使用的笨傢伙。請你們把焦點放在主的身上，因為人會讓你失望，我會讓你失望。我希望這種事不會發生，但我可能會讓你失望。所以，請專注於主的身上。」

他對基督的忠誠，深深感動我。

受指控是前恐怖分子

這次訪談是他得到美國政治庇護後首次公開露面。提起政治庇護這件事，當時可是大新聞。他頭一次提出申請時被拒，理由是他剛出版的《哈瑪斯之子》（*Son of Hamas*）一書，自述何以從積極擁護哈瑪斯，到為以色列情報機構工作；從虔誠穆斯林成為基督跟隨者的經過。

美國國土安全部（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）把他書中為哈瑪斯工作的描述，解讀為「提供資料給美國指認的恐怖組織」。並且，指控他是前恐怖分子，對美國構成威脅。儘管莫薩博解釋，是為了暗中破壞哈瑪斯的行動，才與該組織周旋，但他的政治庇護申請還是被駁回了。



■ 《哈瑪斯之子》書影

想想，有點好笑，我仔細讀了這本書，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做為指控他的根據；單是他所揭露，協助辛貝特逮捕極端哈瑪斯份子的幾起事件，再加上他歸信基督的見證，就足以讓中東恐怖組織對他發出追殺令。他回中東，必死無疑。

國土安全部會這樣草木皆兵，其來有自。九一一事件之後，美國政府對恐怖份子在美國本土的行動嚴嚴戒備，然而對入境一事仍是防不勝防；當初美國海關對這位哈瑪斯頭子之一的兒子入境美國，便一無所知。莫薩博書中最後一章，還提到自己走在加州街上，看見一張熟悉的臉孔，居然是許多人肉炸彈客事件背後的主腦人物瑪爾·歐登（Maher Odeh）。更何況熟知伊斯蘭信仰



的人都曉得，可蘭經允許穆斯林暫時性宣告改變信仰，以取得敵人的信任，達到同化的目的。難怪美國國土安全部對莫薩博小心翼翼。

還他清白

要如何證明莫薩博的清白？證明他對美國不具威脅？美國二十二位眾議員為他連署，寫信給國土安全部秘書長，要他全盤考慮莫薩博的觀點和近幾年的行動，並指出他是冒著生命危險，與以色列辛貝特組織合作。以色列國會外交事務暨國防委員會主席哈尼比（Tzachi Hanegbi），以及其他委員也合寫了一封信謝謝莫薩博，「從1998年到2007年加強以色列居民和巴勒斯坦居民的安全」，作為證明。

不但如此，當初和他合作的辛貝特幹員，代號「勞伊隊長」（Captain Loai）的古恩·班伊茲哈（Gonen Ben-Itzhak）還為他自揭身分，特地從以色列飛到美國，出面為他作證。要曉得，辛貝特組織嚴格規定，即便退休也永遠不得出示特務身分。古恩為了莫薩博打破規定，說明莫薩博對以色列國內安全貢獻卓越，無庸置疑。古恩的出面不但是他自願甘冒生命的危險，我相信這也是辛貝特組織默認下的行動。古恩描述莫薩博是「真正的朋友」、「天天冒著生命危險避免暴力」，並且救了幾百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生命。所有自發性行動，都是為了讓莫薩博得到最佳的保護。

莫薩博在書中，輕描淡寫自己為辛貝特工作的事蹟，對於救助人群的著墨不多，但他絕對不是普通的線民，可想而知情報工作本身的機密性，讓他不能洩露太多行動內容。根據以色列媒體



■ 以色列總統佩雷斯

報導，莫薩博曾提供資訊，解決了對以色列總統佩雷斯（President Shimon Peres）、西班牙裔拉比約瑟夫（Rabbi Ovadia Yosef）的暗殺，以及指認2002年希伯來大學學校餐廳恐怖爆炸份子。據說，當時以色列當局高層官員查閱資料、看到他提供準確的線索，還十分訝異，詢問「綠王子」是誰呢！



■ 拉比約瑟夫

他曾成功阻止多起針對以色列人的恐怖襲擊，並提供線索捕殺多名哈瑪斯領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把自己得到情報的好運氣，全歸功於上帝的帶領，將化險為夷的經歷，全歸功於全能上帝的保護。

謀殺——以殺止殺——絕對不是他的手段。他曾因拒用炸彈解決幾名哈瑪斯人肉炸彈自殺客的性命，而暴露自己臥底的身分。其實，當時殺掉這些炸彈客是最簡單、最安全的做法，但莫薩博認為這樣做違背自己的理念，堅持若是辛貝特幹員殺掉這些炸彈客，以後就不再與辛貝特合作。辛貝特組織不想失去他，只好勉為其難地同意，保全了這些暴徒的性命，卻意外地在逮捕過程中暴露了他的身分。要不是辛貝特幹員後來想到一個妙招，勉強護他過關，他可能早就被自己人處決了。



成長背景

是什麼原因致使莫薩博人生大轉彎呢？是什麼理念使他與其他線民不同，甚至能折服辛貝特的幹員呢？這必須從他成長的哈瑪斯組織談起。提到這組織，大家談虎色變，因它正是人肉炸彈自殺客的始作俑者。1994年起，他們在以色列各地進行自殺攻擊行動，殺害無辜百姓；中東穆斯林極端分子也如法炮製，在西方國家展開人肉炸彈行動。

原以為他父親謝克，身為哈瑪斯創辦人之一，必是暴戾之徒；然而，恰恰相反。在莫薩博的筆下，他是慈愛的父親，體貼家人，樂意幫忙家事，且受族人擁戴，是一位愛人、捨己的領袖。當莫薩博告訴父親自己已成為基督徒，在親友和組織的壓力下，謝克就是不肯宣佈與莫薩博脫離父子關係，這極為罕見。他是宗教領袖，也是哈瑪斯組織的元老，只要宣佈與兒子脫離父子關係，恐怖組織就可以名正言順刺殺莫薩博。然而，一直等到莫薩博在美國公開自己為辛貝特工作，謝克才不得已與他脫離父子關係，因為莫薩博的行動在族人眼中是民族叛徒，罪不可赦。

謝克是伊斯蘭宗教領袖伊瑪目（imam），一生的志向是帶領百姓更新信仰、熱愛阿拉、活出伊斯蘭信徒該有的生命、醫治受傷的人、努力拯救百姓不受社會的腐敗影響。他不是暴力份子，也沒有指揮任何自殺客恐怖攻擊；然而，他既不阻止、也不反對這樣的攻擊，全因他認為伊斯蘭信仰教導：殺非穆斯林的行動可讓人上天堂及得諸多獎賞。以色列情報組織似乎也找不到他父親與暴徒之間有任何直接的牽連，然而他父親是巴勒斯坦精神領袖，是不容置疑的事實。

莫薩博指出，以色列剛建國時，聯合國通過149決議案，「允許那些想回去，和鄰居和平相處的難民，回到自己的家園」，以及「應給予補償金，償付那些不願回去者的房產。」但這個決議案沒有落實在那些巴勒斯坦逃難者的身上。

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來看，這是事實。然而，這一筆爛帳，很難斷定孰是孰非。在以色列建國前，阿拉伯世界就送消息給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，通知要發動戰爭，要他們離家，不然子彈可不長眼睛。

於是，許許多多巴勒斯坦人都離開了家園，但戰後，以色列政府只提供居住權，給那些在建國時期仍留在自己家園的人。不少人回家時，發現自己的房子已經被人佔據了。儘管如此，所有的阿拉伯國家雖然地大，卻沒有一個國家伸手接納自己的巴勒斯坦兄弟，這些巴勒斯坦人只好待在聯合國的難民營，由聯合國提供所有的生活需求，諸如：食物、衣服、醫藥、教育。生活環境非常差。

在這種三不管——以色列不管、聯合國不管、穆斯林弟兄不管——的情況下，宗教領袖承擔了管理難民營事務的責任，因此自然成為政治領袖。謝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成為巴勒斯坦人的政治、宗教領袖之一。

入獄、受虐

莫薩博進監獄是遲早的事。從1989年開始，他的父親就是以色列監獄常客。以色列政府認為，把哈瑪斯領袖放進監獄，或許可減少事端。殊不知，哈瑪斯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動另有其雨傘



組織，並且不少是個人行動。父親不在，家裡經濟出問題，沒有人伸出援手，就連自己的親叔叔（哈瑪斯領袖之一）也不幫。為了幫補家用，他拿媽媽做的食物去賣，被叔叔看到，媽媽還被叔叔罵了一頓，並且不准再賣。

政治、社會、家庭環境等因素使他年紀輕輕，就像巴勒斯坦其他年輕人一樣憤世嫉俗、沒有盼望。他仇恨巴勒斯坦當權組織和阿拉法特、仇恨以色列人、仇恨世俗巴勒斯坦人。他內心吶喊著，為什麼愛阿拉、愛百姓的父親要付上那麼高的代價，而那個投機分子阿拉法特把勝利交給以色列，卻博得殊榮？

十七歲那年，高中畢業考前一週，他頭一次被捕入獄，理由是違法購買槍支。內心的仇恨促使他違法私購槍支，企圖攻擊以色列人。被捉時，他被以色列士兵打得鼻青臉腫、全身是傷，被關進莫斯可比耶監獄（Masqubiyeh Prison），三個月不見天日，又是另一番折磨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，在受盡非人的極刑之後，以色列辛貝特幹員居然找他，問他是否願意做線民。他當然不肯，但當他們再次詢問時，他想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擔任反間諜，報復以色列人；於是，他答應了。

幹員告訴他，為了不讓巴勒斯坦人懷疑，不能馬上釋放他；於是，把他轉到其他監獄。隔年九月，他被釋放。然而，在坐監期間，他親眼看到獄中一些哈瑪斯領袖虐待監獄裡的同胞們，手段殘忍令人髮指。他們不但在獄中虐待自己同胞，還摧毀一些無辜者的名譽，讓他們出獄後被親人和同胞唾棄。莫薩博曉得自己得以免遭虐待，全因他是哈瑪斯領袖的長子。

在監獄的日子，他對哈瑪斯組織能改變人民的生活，不再抱以希望。然而，解答在哪裏？出獄後，辛貝特組織與他聯絡，沒要他做任何事，反倒給了他錢，要他繼續讀書。此舉出乎他意料之外。不過，這也給了他時間，有機會反思自己的立場和未來要採取的行動。

生命大轉彎

不少阿拉伯人或猶太人相信基督耶穌，是因為夢見耶穌；但對莫薩博來說，則是一條信仰追求的漫漫長路。那一天，他走在耶路撒冷老城，遇見一位從英國來的男子用阿拉伯語跟他搭訕，邀請他參加研經小組。那時，他有些無聊，心想自己已經從那些以色列幹員的態度學到不少人生功課，何妨一探另一方「異教徒」的信念，或許也可以學到一些寶貴的功課。就這樣，他參加了這些基督徒的聚會。他們給了他一本新約聖經。

他並不擔心被人看到自己和基督徒在一起，因為父親總是教導他要做開心胸去愛每個人，甚至包括那些處世信念不同的人。更何況父親的五千本藏書中也有一本聖經，是別人送的禮物。尊重禮物，是阿拉伯文化之一。參加聚會後，他決定至少要好好研讀手上這本新約聖經。

他從頭讀。讀到登山寶訓，忍不住大聲讚嘆。耶穌說的每件事，是何等美好。然後，他讀到那一句改變他一生的經文：「你們聽見有話說：『當愛你的鄰舍，恨你的仇敵。』只是我告訴你們，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。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；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；降雨給義人，也給不義的人。」（太五43-45）



這句經文彷彿閃電般擊中他整個人。他從未聽過這樣的教導。他曉得這是自己尋覓一生的信息。多年來，他努力要曉得自己的敵人是誰。他在伊斯蘭和巴勒斯坦之外尋找敵人。但是，他突然領悟以色列人、哈瑪斯、那用槍托揍他的年輕人、在監獄裏嚴刑酷打他的人，都不是他的敵人。他領悟到敵人不是由國籍、宗教、種族來界定，並且每個人都面對同樣的敵人：貪婪、驕傲、所有壞念頭，以及侵入內心黑暗的權勢。

這份領悟促使他去愛每個人。耶穌還說：「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免得你們被論斷。」（太七1）哇！伊斯蘭的神阿拉可不是這樣子的，它具有強大的批判性，整個阿拉伯世界都跟隨阿拉的領導。他愈研讀聖經，愈發現耶穌說的樣樣都有道理和智慧。他忍不住大哭。

上帝使用辛貝特的幹員，讓他領悟到以色列人不是敵人，而現在祂又把這本小小的新約聖經放在他的手中，解答了他內心其他的疑問。然而，莫薩博並沒有因此而信主。穆斯林受教導要相信上帝的書卷，包括猶太人的妥拉和聖經，但同時教導，人改寫了聖經，只有可蘭經是上帝給予人類最終無誤的話語。

莫薩博繼續讀經、參加研經，也參加崇拜。他很享受信徒間的友誼。這是1999年底的事；自此，他日復一日祈禱：「上帝，創造者，讓我知道真理。我很困惑，我迷失了，不曉得何去何從。」他用六年的時間，比對可蘭經和聖經，終於相信耶穌是救贖主，是彌賽亞。然而，多年前他讀到「愛你仇敵」的那一刻起，這句話已成為他的處世箴言，也是讓他甘願冒著成為父親和族人眼中叛徒的罪名，為辛貝特做線民的真正原因和動力。他要愛每個人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愛。他要竭力阻止任何殺戮、暴力的攻擊事件。

伊斯蘭信仰真相揭露

巴勒斯坦的生活充滿悲哀。以巴之間的衝突，錯綜複雜。莫薩博曾經指出，巴勒斯坦人憎惡以色列人，有兩個基本原因。第一，政治因素：他們視以色列為外來侵佔者；第二，思想意識因素：穆罕默德討厭猶太人，稱他們是豬和猴子；後者往往是西方媒體和政治家所忽視的。穆罕默德是穆斯林最高榜樣，他謀殺猶太人和基督徒，所有不接受他信息的人。他曾強暴一位猶太婦女，是在屠殺她的丈夫、父親、叔伯之後強暴的，後來這女子成為他眾多妻子之一，名叫蘇菲亞。對穆斯林來說，他們透過謀殺猶太人做為對阿拉的敬拜。

他指出伊斯蘭信仰生命，就像一道梯子。禱告和讚美阿拉是最底層的階梯，幫助窮人、建立學校、支持慈善事業，則是較高的階梯，而聖戰（jihad）則是最高的階梯。梯子很高，很少人能夠看到最頂端的一階。登梯的進展是逐步上升的，往往察覺不出。傳統穆斯林站在階梯的下層，活在沒有真正實踐伊斯蘭信仰的罪疚中；而最高的階梯上，則是基要派，也就是我們在新聞中看到那些打著為阿拉的榮耀而謀殺婦女、兒童的極端伊斯蘭教分子。溫和派穆斯林則夾在中間階梯。

西方媒體報導一向鼓吹溫和派穆斯林沒有危險性，可怕的是基要派穆斯林。然而，莫薩博堅稱，溫和派穆斯林實際上比基要派穆斯林更具危險性，因為他們的外表看起來無害，但你不曉得他們何時會往上登一階梯，到達最頂層。多數的人肉炸彈自殺客都是從溫和派穆斯林蛻變的。



若從九一一事件之後，北美逮捕的伊斯蘭恐怖分子的背景來看，莫薩博的看法著實有洞見。這些恐怖分子中有些是北美本土出身的高級知識分子，過去的紀錄是良民；然而為情勢所逼，他們登上最高的聖戰階梯，參與了聖戰。

莫薩博累了

在與辛貝特合作十年後，他開始思考自己的生命去向。他自問：「我是誰？一直這樣子走下去，我會有怎樣的未來？我已經二十七歲，甚至連約會也不能。基督徒女孩會怕我是哈瑪斯領袖的長子。身為阿拉伯基督徒的我，也不能與穆斯林女孩在一起。此外，哪個猶太女孩肯與哈瑪斯領袖的兒子約會？就算有人願意，我們要聊些什麼？我能自由分享我的生命嗎？自在地做自己，是怎樣的生活？我究竟為了什麼犧牲一切？為巴勒斯坦人？為以色列？還是為了和平？我同胞的日子有變得更好嗎？流血事件是否已經停止？我父親會與家人團聚嗎？以色列比較安全嗎？我是否為我的弟兄姐妹建立更高的榜樣？」思考這些問題讓他自覺，過去的歲月如同所羅門王所說的「捕風」一般（傳四16）。

於是，他向辛貝特幹員表達辭職的意願，他想離開這個是非之地。辛貝特幹員竭力挽留他，但在莫薩博的堅持下，他們同意了，又力勸他留在巴勒斯坦做生意，莫薩博堅持不肯，最後上級同意他離開，據說這十分罕見。莫薩博渴望能自由表達心聲。他有錢有勢、有名聲、有地位，但他真正想要的是自由，不要再過那種仇恨、歧視、想報復、不能做自己的日子。

竭力活出「愛你的仇敵」

也許你會以為他在北美廣受媒體和基督徒的歡迎，其實不然。不少人帶著懷疑的眼光看他。到北美之後，不少媒體攻擊他，有些基督徒不接納他，美國政府也曾懷疑他是哈瑪斯派來臥底的，或者他懷有不軌的野心。我猜這些都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
然而，他仍舊選擇去愛，沒有為自己大力辯駁，反倒是以色列政府、情報幹員，以及一些組織為他辯白。他的反應讓我們看到，「愛你仇敵」的信息已經深植在他的生命中，不僅是他心靈得自由的來源，更是他新生命的關鍵原則。

兩年前，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華利·秀貝特（Walid Shoebat）曾經大力攻擊他，扣他帽子，說莫薩博主張「替代神學」新版本，也就是否認以色列的復國是聖經預言的應驗，並且堅拒當今以色列國家佔聖經任何重要位置。不但如此，他還指稱莫薩博對以色列監獄的描述是瞎扯的，引起不少基督教界對莫薩博的懷疑。秀貝特是前恐怖份子，信主多年，他的話有份量，帶動不少北美基督徒團體對他的疑慮。然而，以色列的前任幹員古恩跳出來，一一駁斥秀貝特的說法。

有意思的是，去年（2011）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德國法蘭克福會議中心（Frankfurt Congress Centre）舉行的以色列德國會議（German Congress of Israel）上，莫薩博應邀為該會主要講員之



一。在這場三千人的大會中，他一開口就大聲說：「以色列是我的國家，我愛以色列。」他誠懇的告白化解了人們對他的疑心。想想天父真疼愛他，常用環境和其他人為他洗清冤枉，而他只是單純地竭力活出「愛你的仇敵」的聖經教導，更何況那些攻擊、敵對他的人不是他的仇敵。

現階段的人生使命

儘管他是因為累了，想跳出這種不能作自己的日子，才遠走他鄉，來到自由世界，但是有太多不可能的事，在離鄉背景的他面前接連展開；在北美，他也有了一個支持他、愛他的教會家庭。

到了北美，他並未卸下對巴勒斯坦同胞的責任。他深知，信仰基督是他們得自由的惟一出路，而「愛你的仇敵」才是徹底解決當今中東問題的惟一辦法。

現在他在歐美各地，透過各種媒體和組織的邀約（包括接受阿拉伯語電臺訪問），做見證，指出伊斯蘭教的問題。他努力揭發哈瑪斯組織是恐怖組織，背後的罪魁正是穆斯林崇拜的阿拉和穆罕默德。他一再指出，與穆斯林恐怖組織交戰不是靠情報或武力，必須從意識形態著手，才能斬草除根徹底解決問題。他大聲疾呼西歐國家，要趁為時不晚，以勇氣面對現實。

而從以色列遷移到歐美的他，心靈被擴展。他所關切的不再只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，更是全世界的和平與救贖。 ◆